

红色怀川

西村男儿抗美援朝逞英豪

本报通讯员 郑乃谦
本报记者 王玮莹

70多年前,怀川大地众多优秀男儿跨黄河、渡长江,在为全国解放立下奇功后,又跨鸭绿江,舍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这里面就有多位来自修武县西村乡的英雄男儿。

西村乡,太行山深处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。但在70多年前,这里曾是焦作革命的烽火台,被誉为“焦作小延安”。

它配得起这样的称呼:这里的黑岩村曾是中共修武中心县委所在地;河南省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级抗日政权——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里的大东村成立;在这里组建起来的革命游击队,曾是太行山上一雄鹰;陈赓大将曾在这里多次指挥破袭清静铁路的战役;这里的虎路峪村走出了一位为革命舍生向死的康里火将军,走出了参加开国大典的“人民功臣”——赵成金;在革命最困难时期,这里的大南坡村有20多个村民奋勇入党。

红色鲜血染太行。为了建立新中国,西村乡有100多位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西村乡涌现出郭传吉、赵林、赵根顺、赵桐林、郭世秀、郭贵生、郭随安、王印堂等多位战斗英雄。

赵成金:专炸坦克的“人民功臣”

赵成金,甲板创村人,临汾旅功臣。临汾战役捷报大会上,受到了徐向前司令员的亲自嘉奖。新中国成立那天,作为受阅部队一员,参加了开国大典。

在抗美援朝战争中,他作为连长,奉命带领一个加强连共220名战士阻击敌军。他们连的阵地紧邻公路,两天时间内,遭到了美军飞机、大炮的狂轰滥炸,他和战士死守阵地。敌军坦克一辆辆冲过来,战士们奋不顾身跃出战壕,有的炸履带,有的炸炮塔,致使敌军许多坦克瘫痪半路。战斗结束后,部队首长肯定地说:“他们这个连的成功阻击,极大地支援了全师的作战行动。”

田仁义:一根扁担俘虏俩美国兵

当阳峪村人田仁义,1946年在山西参军,后来编入晋冀鲁第八纵队,从大西北一直打到西南。1951年在川西剿匪中,荣立一等功,后随60军179师赴朝参战。

田仁义只是部队炊事班的班长。一次,他向阵地送饭归来途中,用手中的扁担俘虏了两个美国兵。

在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,许多观众被一首歌唱炊事员的歌曲所感动,这首歌描述的是两个炊事员,在送饭时用扁担俘虏了两个美国兵。这绝不是艺术夸张,电影中的战斗原型就是田仁义。

赵遵乐:舍生忘死的高炮英雄

大南坡村赵遵乐,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高炮612团团通信班班长,参加了清川江、大宁江大桥保卫战。

美国兵欺负我军高炮射程有限,得意洋洋地从阵地高空飞过。为了打下敌机,赵遵乐和战友一起把高炮转移到高高的山头上,以便缩短射程,利用游击战术,狠揍敌机。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,他多次接通被炸断的电话线,团政治处给他记了三等功。

赵连明:上甘岭战役立功

上甘岭战役怎能少了西村人?赵连明就是其中一位。

赵连明,大南坡村人,14岁参加道清支队,1943年加入老二团,战斗足迹遍布半个中国。1950年12月入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学习,1952年9月奔赴朝鲜战场,向15军45师领导要求到上甘岭前阵地,担任135团3营任参谋长。

战斗中,眼看着战士一个个倒下,急红了眼的赵连明决心豁出去,端起机枪就要冲出坑道去拼命。上甘岭战役第一阶段,赵连明在537.3高地指挥一连与九连协同作战,三天时间歼灭敌人1400多人。在战役第二阶段,赵连明指挥战士们协助135团反击597.9高地的战斗,取得了最后的胜利,荣立了三等功。

此时,从虎路峪村走出去15军44师132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康里火正带领两个营,夺取391高地,策应上甘岭战友。在火力支援下,我军出其不意突入敌军阵地,夺取了391高地。随后立即转入阵地防御,夜间抢修坑道工事,开展冷枪冷炮运动,歼灭了大量敌人。经过八天战斗,巩固了391高地。在反反复复的阵地争夺中,康里火始终掌握主动权,他的这一战术被称为“耍猴术”,后作为经典战例载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。

市博物馆用红色文物致敬革命英雄

本报讯(记者王玮莹)近日,记者从市博物馆获悉,该馆正在筹备一场别开生面的近现代文物展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此次文物展将从22年前征集来的2000件文物中,挑选约500件精品,致敬为新中国奋争的英雄。

焦作,北依太行、南临黄河,历史积淀厚重,当代文明璀璨。焦作是河南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。1935年,中国共产党领导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,毛主席称赞焦作煤矿工人“特别能战斗”。当代,焦作是全国文明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、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、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区、全国双拥模范城。

2000年,市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头顶烈日,奔波于乡村城市,开展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。从楼院、社区,到乡镇、村庄,经过辛苦工作,从民间征集到近2000件沉淀着不同故事的历史文物。

这些文物记录着民族的顽强奋战,关联时代的浮沉变迁,凝聚为新中国奉献的青春岁月,映照铁马冰河的戎装之躯。它们曾经的拥有者,是从山阳大地走向五湖四海的军人,是在山阳大地辛勤耕耘的建设者,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奋斗,为新中国的繁荣而劳作。他们和家人通过捐赠的方式把自己的光荣汇聚到博物馆,激励年轻一代奋斗的勇气,照亮传承者的人生之路。

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,目前该展览正在积极筹备,是博物馆献给党的二十大的厚礼。希望每个参观者能从中汲取力量,为实现“中国梦”添砖加瓦。

“夜经济”需要文化范儿

本报记者 王玮莹

最近,焦作市区“夜经济”很火。城区一些主要商业街区、商业网点纷纷行动起来,聚人气、接地气,搞活“夜经济”。

6月初,山阳区山阳潮街启动“最潮·山阳夜”活动,据说当晚参与活动的有200多个商家。消费者在该商业街区夜购、夜娱,瞬间点燃城市不夜天。

随后,解放区启动了“城市烟火气·点亮夜经济”活动。作为焦作核心商业区域,解放区在万达广场、王府井广场、新安路步行街、孟州路水岸步行街、小蜗牛市场、大杨树步行街、香港城步行街等重要商业网点同时发力,一时间成为焦作“夜经济”的亮点。

至今,我市主城区开启“夜经济”活动已有一个多月,这期间许多消费者还拿着政府发放的消费券,玩得得意忘形。不过,政策刺激下的烟花最易冷却。

有网友总结了游玩“焦作之夜”后的心路历程,他说:“前两天新鲜,中间两天随便,后两天歇菜。”这位网友的心情或许代表了部分人的感受。

一位消费者说:“除了吃,主要还是吃。只不过今天在这儿吃,明天在那儿吃,缺少新鲜玩意儿。”

那么,如何让焦作“夜经济”彻底燃爆,进而使“夜圈”成为真

正的“经济圈”呢?不妨让“夜经济”多些文化范儿。

可以说,“夜经济”在一些一线城市已是经济爆点,这些地方的“夜经济”消费已占据一个人每天消费量的50%左右。可仔细分析一下,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大唐不夜天等“夜经济”典范,哪个又少了文化味呢?

“夜经济”不仅仅是“夏经济”和“冬经济”,它还应当是一个展示地方文化的综合体。这里不仅要有焦作的名小吃,还要有焦作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焦作文化的创意,同时,还应当是一场场富有焦作特色、充满新风尚的“文化秀”。

让传统文化进商圈,让商圈文化更有体验感,这是多年来我市文化圈追求的方向。我市是非遗大市,非遗数量近100项,从不缺少一些有潜力、有魅力的传统文化内容。可一直以来,我市现代商圈缺少一个合适传统文化的“演出位”,这也促使我市“夜经济”一直低位运行。

是传统文化不愿进商圈吗?还是商圈不愿接受传统文化呢?记者调查的结果并非如此。

一位泥塑传承人加入了“夜经济”大军,可由于携带特定的泥不方便,他将泥料改作小朋友做手工用的轻泥。来玩耍的小朋友不少,生意还行,但对于他而言,这样的做法拉低了泥塑工艺的文化档次,消



夜晚的示范区万鑫商城东小巷小吃街。

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

费者也没有对泥塑这项传统文化产生深度的体验感。

一个商业网点为了“吸粉”,拉起了“文化集市”的大旗,可“文化集市”里文化缺失。商家头疼地说:“对非遗文化不了解,招商无门,一些优秀的非遗文化也搭不上我们的车。”

看来,焦作“夜经济”转档升级并非易事。

要让“夜经济”起文化范儿,文化活动就要常态化,而非“唱一下”“跳半晌”。

一位文化干部向记者谈起了亲身体会。她说,传统文化缺少展演场地,不利于传统文化在“夜经济”中大展拳脚。而如果将传统文化囿于圈内,房租由谁来担?政府不可能一直做“献血者”,市场主体才是“供血者”。

那么,政府是什么位置呢?她说,打通阻碍环节,盘活“夜经济”资源,从而找到“传统文化进商圈”的新路径。

焦作“夜经济”开张,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,扩大内需、促进消



一画一世界 一笔一境界

——听我市书法家侯庆福谈收藏乐趣

本报记者 王玮莹

近日,我市书法家侯庆福将珍藏了十几年的近现代书画名家作品,在京水岸步行街古玩城“秀”了一把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观看这场“文化盛宴”,我们遇见了花卉里的吴昌硕、山水中的黄宾虹、荷花池边的张大千,还有“中国连环画第一人”刘继卣……

今年78岁的侯庆福在书法上造诣颇深,但谈起收藏书画名作的年头并不算长。十五六年前,他才从一幅黄宾虹的《蜀道逢溪道》开启收藏生涯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达至痴迷地步。为了得到一幅心仪的大师作品,他倾其所有,有时还四处借钱。如今,他已将100余幅书画名作收入囊中。

“太喜欢了,那是真舍不得呀!”谈起自己爱上收藏的心路历程,侯庆福说:“我是半路出家学书法。年轻时,为了学好书法中的一撇一捺,我一年往北京跑十几趟,就是为了在市场中找到一些大家作品来观摩。那时候没有钱,只是看一眼记一记,回来后练一练。也是从那时候起,我想如果将这些作品带回家慢慢看,那该多好呀!”

退休后,侯庆福便将一大半的时间用来收藏他喜欢的名家大作。在

侯庆福的指引下,记者再看这些经典画作,顿时有了“一画一世界,一笔一境界”的感悟。

侯庆福也说:“大家作品一幅一画面,个个有乾坤。”

的确如此,当看到《蜀道逢溪道》作品时,便被画的气势震撼了。曲曲绕绕的山势,向上腾起。看似随意几笔,又见画家的功力与风骨。作品上面,黄宾虹写道:“唐人浓墨,王摩诘用水墨,李营邱用泼墨,元人用破墨。墨之法至明代已失,诗人尚用之为词藻,得其传者成寡矣。”

谈起十五六年前,自己与《蜀道逢溪道》相遇的过程,侯庆福心中仍十分喜欢。当时,卖家听说他有意购买,将这幅画的价格提高10倍。10倍,他也买!于是,他回去四处筹钱。可等到他拿到钱去买画时,却被卖家告知这幅已作为交换,换了另一位大家的四条屏。听到这个消息后,侯庆福大失所望。可缘分总是这样奇妙。过了一段时间,这幅画又在市场上出现,侯庆福提款而来,绝不再失手了。

侯庆福笑着说:“张大千的《竹吟策仗倚云风》也是这么来的。通过收藏,我感到无比快乐,很幸福。现在拿出一些画作来展示,不为卖钱,只为与懂的人共享。”

图① 侯庆福收藏的黄宾虹作品。
图② 侯庆福收藏的吴昌硕作品。
图③ 侯庆福(右一)向朋友介绍名家作品。

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



听文物讲故事

铜质买地券:隐藏其中的地名文化

本报记者 王玮莹

从1973年至1978年,我市考古人员陆续在市区北郊老万庄村的一个小山坡上发掘了3座彩绘壁画墓葬,特别是3号墓葬令人惊叹。

在3号墓葬内,正北绘彩一人,身穿朱红色圆领窄袖长袍,腰系带,脚蹬靴,舒适悠闲地坐在一张大椅上,周边有侍从人物,俨然“主角形象”。也正是在该墓葬中,出土了一件重要文物——铜质买地券,现存焦作市博物馆。

铜质的买地券十分罕见。该买地券长32厘米、宽23厘米、厚1.5厘米,券面铸有楷书文字16行,共290字,文字工整清晰,主要记录了墓主人冯汝楫官发迹后,为其父亲、祖父另选安葬地地址的事情。

然而,围绕老万庄壁画墓铜质买地券,我市考古研究者略有争议。比如:这座墓葬起初被认定为金墓,后被认定为元墓;墓主人冯汝楫的官位身份得不到确认。

那么,这份铜质买地券究竟向我们透露了怎样的信息呢?市博物馆研究员张保民对此有最新定位。

“买地券”又称墓券或地券,是古人逝者拥有阴间土地的凭据。买地券在汉墓中已有发现,流行于宋元以后。

张保民介绍,此买地券首句“怀孟州”,是蒙元时期焦作地区的称谓。宋金时期,焦作地区分属怀州和孟州管辖,没有“怀孟州”这样名称的行政区划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载:“怀州,上,宋河内郡防御,天会六年以与临潢府怀州同,加‘南’字,仍旧置沁南军节度使,天德三年去‘南’字。”由此可知,怀州在金代因与北部的临潢府怀州同名,官方为了区别,曾在此“怀州”之前加“南”字,称为“南怀州”。“南怀州”之名从金天会六年(公元1128年)使用到了天德三年(公元1151年),存在了23年,但后世仍习惯沿用“南怀州”的名称。市博物馆收藏有一方金大定二十八年(公元1188年)的买地券,券文开头为:“维南怀州修武县孝廉乡定禾村祭主司盟,於村一段……”此时“南怀州”已经取消“南”字37年,但券文中仍沿用“南怀州”之名。

蒙古族南下灭金时,把“怀州”和“孟州”并在一起“怀孟州事”,自此始有“怀孟州”之称。怀孟州从元太宗四年(公元1232年)始,迄于元宪宗七年(公元1257年)改为怀孟路总管府,仅存25年,故只有蒙元时期的人和元代人会有这样的称谓。

从该买地券记载的“怀孟州长官冯汝楫”来看,张保民介绍,冯汝楫本人在《金史》《元史》中均没有记载。但通过研究《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(第48册)收录的一幅《创建开平府祭告济读记》拓片,确定有其人,而他的官发迹史与元世祖忽必烈在继皇位前到济读庙祭告有关。

《创建开平府祭告济读记》碑文记载:“宣授怀孟长官冯汝楫立石”。忽必烈开创开平府后,派人到五岳四渎祭祀宣告。到济读庙祭祀是由忽必烈王府僚属王博文为使者,撰文并篆额石丹。长春宫道士曾志滨陪祭,冯汝楫作为时任怀孟州长官,参与祭告并负责树碑立石。此碑中立石人姓名是“冯汝楫”,“楫”字的写法与买地券上的冯汝楫有所不同,但可以断定为同一人。

张保民推论,冯汝楫任职怀孟州长官后,尤其是在济读庙祭祀负责立碑后,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,从此光宗耀祖。

张保民说,市博物馆收藏的铜质买地券很罕见,对研究焦作地名的沿革,和蒙元时期焦作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有着重要价值。



铜质买地券。(市博物馆提供)